

鬼劍桃花

古龍



鬼 剑 桃 花

吉 龙 著

(下)

新登(吉)字第 10 号

鬼剑桃花
吉 龙 著

责任编辑:张 樱

封面设计:巨 峰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5.25
字数:505 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 000

ISBN 7—80573—787—8/1·147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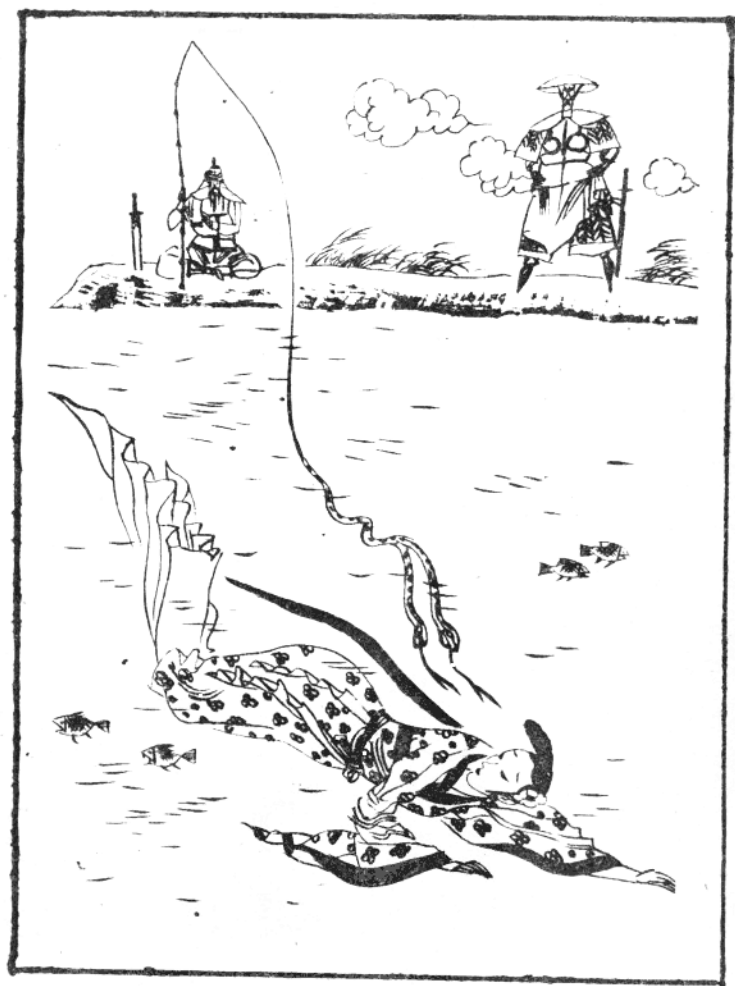


老鬼这最后一斩,竟使得天摇地动



只见叶小渔一个倒栽葱，竟躲过了凶险的大网一击

RAE 60/N 06



从来只听说过金钩钓鲤鱼，谁见过青蛇钓美人？



那布衣青驴的背影向城外渐渺

一名和尚，一名喇嘛。

和尚和喇嘛的脚步声音很轻，却在十丈外时那汉子似已有所觉，不禁回头过去！

只见那和尚当先叫道：“好奇材。”

那喇嘛皱眉点头道：“果真天下难得一见，只怕因缘地劫而误入了歧途……。”

那汉子似乎是双目精光一闪，端是耀目吓人，旋即一蹙，似又叫那喇嘛说中心事。

和尚和喇嘛走近，便蹲到河旁边清洗手脸边谈了起来。

和尚当先笑道：“六祖的意旨谁得到真髓？”

喇嘛笑道：“会佛法的人得。”

和尚道：“大师——，你得到了没有？”

喇嘛道：“我不会佛法如何去得？”

那汉子原是对水波回流沉思的，耳里听来左侧两位的话，不觉暗自一愕。

想来这两个和尚是在谈佛法禅宗。

只见那和尚又道：“什么是解脱？”

喇嘛大声道：“谁束缚了你？你才要去解脱？”

“什么是净土？”

“哪一个人把净土弄脏了？”

“什么是涅槃？”

“哪一个人把生死的观念给了你？”

第二段禅机一下来，叫那汉子心中不由得大震！

自己正陷于是非评断的大痛苦中，犹如那千层丝、万

重网罩住，困锁了自己，当下听了这第二段，不觉心境上已大有开朗。

旋即，便又侧耳倾听下去。

和尚笑问道：“好！我问你，达摩祖师西来的本意是什么？”

“去问问这江里的水。”

“我不会——。”

“我更不会。”

注：第一段是石头山的希迁大师（名称石头禅师）和门人道悟的对话，讲述不得乃真得。第二段为石头禅师教化门人，解说、净土、涅槃可求？第三段同是石头禅师启示门人，自己要明白自己的心。连自己都不明白，那别人更不会明白。

那汉子听到这里，已然全身颤抖，似乎有某种意念将出，只是抓不怎么真确。

这番挣扎中，便将目光向身旁的和尚、喇嘛投去，希望再由禅机中冲破最后的困扰。

和尚果然大声道：“什么是佛！”

喇嘛亦大喝道：“你没有佛性。”

和尚问道：“那一切生物又怎么生出来的？”

喇嘛道：“那些生物却有佛性。”

和尚喝道：“那我为何没有？”

喇嘛喝道：“是你不敢承当。”

那汉子一听及此，当下泪流满面伏在和尚、喇嘛面前泣声道：“请大师开示我……”

和尚笑道：“你不明白什么？”

那汉子恭敬道：“请大师解释最后一段禅机。”

和尚大笑，道：“人自有佛性智慧般若空，但是没有人相信自己是佛，也没有人敢承担我就是佛，佛就是我的本性，故失去了佛性！”

那汉子闻言骇然惊叹，瞬间内心障碍全失，拜倒在地道：“俗子今蒙大师教化……，我心……已净……。不知两位大师法号？在那儿禅住……？”

“我是天慈和尚，这位是六臂法王——。”天慈和尚笑道：“施主你是……？”

那汉子大骇道：“我……我姓刀……名刀……刀刀——。”

第十二章 高丽绝毒

刀刀感激的目送天慈和尚和六臂法王的离去。

他们并没有问什么，也没说什么，就是这么放心地从他身前走了，走向霍山。

他们经过他时，身上一点防范也没有，这么信任他，就如同已经是好几世缘的老朋友了一般。

刀刀那时出手，天慈和尚和六臂法王必死！

可是他们愿意，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赌刀刀的顿悟。

刀刀没有出手，只有流泪。

流的是感激的泪。

想那自从被庞虎莲带走变成杀手，直到上武当山挑战破尘道长。

那时，叶本中的出手，使他混然暗中有了解悟，觉得那一出手几乎超出人所能达到的意境。

所以，他再次到这汾河支流来沉思。

想如何能化解那一招？

日前，祖开告诉了他的身世，想不到母亲的前人竟是宋朝最赫赫有名的双枪陆文龙！

经此之后，他便日日沉思如何解开师恩和公理正义之间的矛盾？

如此日复一日，几已将自裁！

幸而方才天慈和尚和六臂法王的开示，此际心情竟如此清明，大是欢欣愉悦。

一想及此，他刀刀的泪水竟不由自主又滑下。

有人陪他流泪，他自树林中走出，到了刀刀身前。

叶本中！

两人相对无语，叶本中良久才道：“你知不知道那一掌怎么出来的？”

刀刀点头道：“已明白——。”

叶本中仰天长叹，道：“昔日，贫道尚未出家时，也是受到这两位大师教化而顿悟的……”

刀刀苦笑道：“来日该上武当向贵派掌门人负荆请罪！”

叶本中眼睛一亮，道：“何不现在就去？”

刀刀大笑，道：“是啊——。”

两人执手紧握，忽然急轮转动之声而来，正是那林秋月驾车。

其后，尚有十来名汉子狂喝追赶！

叶本中双目一凝，道：“走——。助一臂之力。”

刀刀叹道：“可是……我佛慈悲……”

叶本中大笑道：“世尊我道，亦曾和魔神相持；今为拯世间之善，亦当有为狮子大吼——。”

刀刀大笑道：“好。”

林秋月由昏厥中醒来时，便看见了叶小渔满是关切的表情。此情，不由得两行泪落了下来。

想这几天，曾多少战役生死；最后的印象，是看见叶本中道士装束和另一名汉子在汾河之畔出手相救。

最可惊的，是那汉子出手，快若闪电，天下间几乎无人可挡。

当时心一安，便自昏了过去。

待醒来，已在郎君怀中！

林秋月挣扎道：“赵任远他……？”

“好的很——！”叶小渔笑道：“我们那位大内公主正在照顾他……”

林秋月愕道：“朱姑娘？她不是也……？”

“是受了不小的伤！”叶小渔笑得更愉快了：“可是——，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林秋月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

“你还不明白吗？”叶小渔大笑回答，那林秋月也笑了起来。

良久，林秋月才喘气道：“叶本中和那个汉子呢？”

“汉子？”叶小渔笑道：“是刀刀——！”

“刀刀？”林秋月脸色一变道：“庞虎莲最得意的刀刀？怎么会……？”

“这说来话长——。”叶小渔笑道：“那位刀朋友要出家啦！”

明宪宗成化七年九月初八，刀刀入门于武当后山闭关室，受破尘道长授号渡苦。

其后，渡苦道士行云四海，曾于明孝宗弘治一年遇一名男子，该日那男子将行大婚，两人相坐忘归。

时，那男子十七岁，即是后来之行“知行合一”、“致良知”之学的一代大儒，王守仁（王阳明）。

情人相对凝眸，最难堪，时光飞逝如箭！

正是掌灯时刻，那赵任远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想些什么，反正眼前这位曾折磨自己要死不活的宁心公主，曾是在肚里骂过千百万次的朱馥思朱大小姐，此时看来竟然特别有番风情。

两人便此坐看至夕暗月升，犹舍不得点灯。

兀是这般捱着似要把对方看个清楚。

窗外，有人说话啦：“干啥——？是谁的功夫那么高点了他们的穴道？”天慈和尚如是说。

接着，是六臂法王的声音：“这可没禅机，打扰人家作什么？”

天慈和尚大笑，道：“看他们捱到几时不吃饭……”说着，脚步声已然渐渐离去！

朱馥思脸色一红，便含羞要站起来，那赵任远竟自一伸手，握住了朱馥思的柔荑。

朱馥思一愕，方自要挣脱，只觉那手上之力更重，此时，放弃了挣扎之意，手上一软，又斜斜倚靠回了床沿。

月，自窗外投入，只见是，凝目依旧，而手，已紧

握！

这世界上，随时有爱、有恨！

这世界，到了有月的夜晚，哪里只要无云便看得见！

月，轻泻在紧握的两双手上！

月，轻泻在紧握的两双手上。

那是卧蛟和杏花的手。

卧蛟心里很有些矛盾，可是手上的力却握的更紧！

看着他们的，却是孙震。

孙震双腿已废，是摔下时折断的。

他看着眼前这对良缘，叹口气道：“喂——，卧蛟，天下的好事好象都被你占光啦——。”

杏花一笑，道：“还亏孙前辈在半山中结了个网，否则我们早摔死啦——。”

“算了、算了！”孙震叹道：“那网是来抓鸟的，谁知道第一天开张便网住了你们这一对——！”

杏花脸上一红，不再说话。

那孙震笑道：“卧蛟——，你这浪子能被绑得住？”

卧蛟苦笑道：“只怕得老死此地！”

孙震一笑，道“不会！”

“不会？你的意思是出的去？”

“当然——。”

“在哪里？”

“三里外的凤翔崖，不过……，”孙震叹道：“需要以三个人接力的方式才可以。”

杏花眼睛一亮，道：“我们岂不是正好三个？”

“不是——。”

“不是？”卧蛟叫道：“你不是人？”

“去你的。要三个健健康康，有手有脚的人。”

杏花失望道：“那只好再等下一个受害者了……”

卧蛟皱着眉道：“如果你爹也没死……”

杏花心头一震道：“可……可能吗？”

卧蛟耸了一下肩，道：“只好碰运气了。”

孙震看了卧蛟半晌，才叹道：“杏花大小姐——，这小子到底那一点让你看上？”

“因为他是个男人——。”杏花笑道：“因为他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安全的男人——。”

孙震明白，当他看见他们掉下来的时候，心里还暗自欣喜着。

照啊——，那网开张第一天便有大鹏鸟入网，谁知竟然是这个死仇。

而让孙震感动的是，卧蛟果然是条汉子，以全身抵住下冲之力，以为的是让冲力撞击杏花的震荡减到最小。

就凭这一点，够得上让他孙震出手救他们！

救，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救就耗损了一半功力；还头大的是要张罗吃的来服侍这两个小子。真是前世造孽！

孙震想到这里，看看自己腰下双腿，朝卧蛟冷哼道：“小子——！咱们那个梁子还没有解啊——。”

卧蛟笑道：“不用解啦——。打架你一定输，我又下不了手。我看，我们还是言归于好算了……”

杏花在一旁也接道：“是啊，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柳三剑。”

孙震沉思了半晌，沉声道：“你说，那个柳三剑曾经偷学了老夫的‘大罗刹手’心法？”

“不错！”卧蛟叹道：“而且似乎还不错。”

“不错最好！”孙震冷笑道：“越不错越死得早！”

卧蛟眼睛一亮，道：“你的意思是——，那什么手的心法中暗藏杀机？”

孙震一哼，道：“若非如此，老夫昔日岂会被你打入万幻无相洞之中？也是因为那年在无相洞里抱定已死之心，能放下一切生机，反而除掉杀机，所以才有大成……。”

既无生，何来杀？

卧蛟明白这点，不禁起敬道：“能放得下多少参悟了佛禅……？”

孙震仰天长笑道：“那柳三剑心中既存杀机，练那‘大罗刹手’的手法，岂非是自寻死路？”

杏花急道：“罩门是在那里？”

孙震重重地道：“期门——，期门穴一破，必死！”

卧蛟和杏花沉默下来，半晌，那杏花站起来道：“走——，我们先去那凤翔崖下看看。”

孙震摇了摇头，道：“夜不可行，尤其这柏山多毒虫之物，万一给叮上了几口，只怕得来生再见了。”

杏花嘟着嘴，半晌才道：“好吧——，今晚早点歇着便是了。”

泣龙坪下的山沿倒是不少。